

谁把反对派送入的黎波里

班加西胜利了，这个胜利过程很艰难、漫长，结局却出乎意料的简单、轻松

本刊特约撰稿 / 陈君

时代的结束和开始都显得太有戏剧性。在北约进行了近 7500 次轰炸、利比亚内战持续 5 个月之际，在国际舆论还在争辩卡扎菲能挺多久、僵局如何打破之时，战局骤然出现突破，重重疑云笼罩在的黎波里上空。

一个驰骋国际舞台数十年的强人留给世人的背影如此虚弱，反对派代号“美人鱼”的黎明行动如此突然。

拿破仑说，战争胜负是由最后五分钟决定的。卡扎菲和他的对手在“最后五分钟”到底都做了什么？

丧失的机会

就在 8 月 19 日，卡扎菲的军队仍能在布雷加击退敌军队伍。现在面对从西、南面涌入的黎波里的反对派武装，在清真寺的喇叭声中从城内杀出的潜伏势力，他能拿出的应敌之策，却只有手机短信和录音带了。

此时此刻，卡扎菲也许在顿足捶胸：如果 3 月中旬，自己不是那么犹豫，再能多一点点力量和运气，拿下那个如鲠在喉、最终为自己的 42 年王朝钉下最后一颗钉子的米苏拉塔，或许一切都会不同。

米苏拉塔位于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以东 215 公里，是从东面进入黎波里的最重要屏障。开战以来，这里成为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争夺最激烈的地区，交战双方和平民死伤惨重，市镇街道满目疮痍。



8 月 19 日，反对派武装控制了战略重镇扎维耶。

美联社记者曾探访米苏拉塔红星医院。“3月中旬，战争最惨烈时，每隔几分钟就有重伤员送来，手术都需要排队。”

最终，卡扎菲没有咬住米苏拉塔，调动军队混乱，无力掌控全局。占领米苏拉塔是反对派在卡扎菲防线上撕开的一个大口子，最终形成东、南、西三线作战，逐渐取得战略主动。

“无论如何，卡扎菲丧失了一个机会，不知道他还有没有机会？”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网站8月初曾在一篇评论提出问题。文章认为他“丧失的机会”出现在上个月。

7月28日，反对派最高军事指挥官尤尼斯在返回班加西大本营的途中遇刺身亡，反对派内部矛盾被曝光在阳光下。

尤尼斯追随卡扎菲40余年，担任职位相当于内政部长的安全秘书，被卡扎菲视为“亲兄弟”。2月22日，利比亚动荡之初，尤尼斯倒戈，成为反政府武装中少数有军事指挥经验的高级官员。

围绕着尤尼斯这出“叛将喋血记”引起诸多猜测。

反对派官方认定为卡扎菲的特工所为。但尤尼斯所属部族武装人员宣称，根本不相信出行总有30余名保镖护卫的尤尼斯，会令刺客得手，称这其中必有隐情，要求彻查。

也有反对派领导人暗示，在阵营里隐藏着一支卡扎菲的第五纵队。由于尤尼斯与卡扎菲的关系，部分反对派人士并不真正信任他。

然而，尤尼斯家人却将矛头指向反对派内部的伊斯兰极端分子——阿布·乌拜达·本·阿加旅。在战事爆发之初，这支颇具实力的武装就声称北约不是盟友，他们在为维护利比亚的安全而战。其对尤尼斯的仇恨可追溯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尤尼斯曾代表卡扎菲政府镇压伊斯兰极端分子的起义。

尤尼斯之死成了利比亚的又一大迷局。分析人士猜测，这可能引爆部族冲突。但

很快，西方意识到不能渲染反对派“内讧”，让媒体统一声音，推动反对派加紧攻城掠地。

后来，反对派迅速任命副军事指挥官、尤尼斯的同宗（即同一出生地，有亲属血统）苏莱曼·马哈茂德·奥贝迪为新的最高军事指挥官。苏莱曼·马哈茂德·奥贝迪曾在卡扎菲政府任东部的陆军指挥官。奥贝迪部落也是利比亚势力最庞大的部落之一。

卡扎菲的战斗力

8月14日午夜过后，一枚“飞毛腿”导弹也是从苏尔特升空，落到了距离布雷加80公里处的沙漠无人区。这是利比亚战事5个月来，卡扎菲政府军首次尝试飞毛腿导弹。正当反对派节节推进之时，北约披露的这一消息令反对派为之一振。

“飞毛腿”是苏联时期研发的一种中近程地对地战术导弹，依靠液态燃料提供动力，采用弹头弹体一体化的单机设计。虽然飞毛腿具备机动部署能力、拥有300公里射程，



反对派在攻占的黎波里以后，驾驶战车在街道上庆祝胜利。

但打击精度差强人意。此外，“飞毛腿”导弹的发射车目标非常明显，在其名声大震的海湾战争时就遭到了多国部队大范围的空中打击。

反对派指责卡扎菲狗急跳墙，美国猜测他到底剑指何方，而当时利比亚总理马哈茂迪却否认了政府军发射了“飞毛腿”。

军事问题专家宋晓军指出，如果发射得到证实，这主要是政治信号，“因为发射潜在目标是布雷加，利比亚 80% 石油出口都要通过这里，向这个方向打击，有鱼死网破之意。”

卡扎菲曾拥有全球机械化程度最高的陆军装甲部队，和在非洲首屈一指的战斗轰炸机，却在乌干达被装备落后的坦桑尼亚军队任意欺侮，在乍得被只装备皮卡和轻型反坦克导弹的游击队一路撵回本土。

卡扎菲在历史上就不大重视政府军建设，担心内部出现像他一样的“政变者”，所以集中精力装备自己的卫队，因此利比亚军事实力最为精良的卡扎菲卫队或许还有一些战斗力。

采访过政府军的记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利比亚地面部队约有 5 万人，装备很差，使用的都是苏式武器，看上去和中国上世纪 60 年代使用的差不多。此外，利比亚曾拥有化学武器，但几年前与美国交好时已经销毁。卡扎菲此前曾试图恢复生产，但发现设备已经严重损坏，根本无法重新启用。这让他丧失了能够与西方对抗的杀手锏。

一位了解利比亚空军的消息人士也指出，利比亚空军有不到 2 万人，只能靠着几十架苏联老飞机支撑局面，而真正能上天作战的飞行员只有 60 人，训练水平很低，有的甚至连炸弹都投不准。利比亚海军本身规模也不大，只有 8000 人。

北约的猛烈攻势也给政府军致命打击。利比亚 90% 以上的领土都是沙漠地带，政府军坦克、装甲车和火炮等此前被集中部署，基本上将自己陷于无处可藏、无处可逃的被动挨打境地。的黎波里的无线电通讯指挥系统也在空袭中被摧毁。

经过 5 个月围困，卡扎菲经陷入穷途末路。政府军很多中下层军官都觉得卡扎菲政权不再希望，开始为自己寻找后路，军心大乱。

据路透社报道，北约称利比亚政府军在 22 日晚间，从卡扎菲的家乡苏尔特向利比亚港口城市米苏拉塔发射了 3 枚“飞毛腿”导弹。这被舆论解读为脆弱的卡扎菲孤注一掷的信号。

长驱直入的美人鱼

“今天（8 月 20 日）将是卡扎菲政权结束的开始。”利比亚反对派军方发言人巴尼说。当天，彻底控制扎维耶的反对派武装宣布发起“美人鱼”总攻，从东、南、西三面围攻的黎波里。

扎维耶，位于的黎波里以西 50 公里处。这里不但是的黎波里从突尼斯运进食品、药

品等重要补给物资的交通要塞，还运行着一家向的黎波里输送燃料的炼油厂，一旦补给被切断，的黎波里危在旦夕。

在此前后，反对派武装用 10 天左右的时间，攻入东部石油重镇布雷加的居民区，把效忠卡扎菲的部队逼退至包括炼油厂在内的工业区；攻占的黎波里“南大门”盖尔扬，切断首都与卡扎菲势力范围南部沙漠塞卜哈地区的联络；夺取第三大城市米苏拉塔的控制权，控制西部城市兹利坦全境。首都的黎波里几成孤岛。

北约官员曾经否认，最近几天“从根本上改变了战术”——即向利比亚反对派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帮助其攻入的黎波里。他们坚称，北约继续致力于保护平民。

通过媒体镜头，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反对派士兵在激战，但谁都清楚，在他们背后起关键作用的还是北约军队。

《纽约时报》援引不愿公开姓名官员的话报道，美国近日加强对的黎波里的空中监视，连续 24 小时侦察卡扎菲军队控制下的区域，出动“捕食者”无人驾驶武装侦察机追踪甚至偶尔轰炸目标。18、19 日两天，北约战机轰炸的黎波里城内及周边至少 40 处目标。这是自 3 月空袭利比亚以来，对单一地理位置的最高频次轰炸。同时，英法和其他国家部署地面特种部队，帮助训练和武装利比亚反对派。

这家报纸援引一名西方外交官的话说：“我们一直知道，存在某一转折点，卡扎菲

卡扎菲的战争

资讯/王艳

利比亚埃及四天战争

1973 年中东战争之后，萨达特奉行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政策，利不满，双方矛盾日趋公开化。

1977 年 7 月 21 日，双方发生边界武装冲突。26 日，双方停火。11 月，萨达特访问以色列。卡扎菲于 12 月 2 日主持召开“拒绝阵线”首脑会议，谴责埃及的“背叛”行为，呼吁阿拉伯国家停止对埃及的一切援助，宣布冻结与埃及的外交关系。5 日，埃及宣布与利断交。

此次冲突利比亚 27 人死亡、9 人失踪、9 辆坦克被击毁，两架飞机被击落。开罗从未公布任何伤亡数字，但据驻北非的外交官们估计，埃及损失重大。

利比亚与坦桑尼亚

1978 年乌干达侵略邻国坦桑尼亚，坦桑尼亚联合乌干达国内各反对势力进行反击。

在乌干达阿明政权即将垮台时，应阿明的请求，卡扎菲派遣了约 2500 人的军队去援助阿明政权，还提供了 T-54 和 T-55 型坦克、BTR 步兵战车、BM-21 型喀秋莎火箭炮、大炮、米格-21 战斗机、Tu-22 战略轰炸机等武器。但是利比亚军队在乌干达被装备落后的坦桑尼亚军队任意欺侮，最后被困在乌干达的利军全部在恩德培机场和金贾向坦桑尼亚军投降。



军队的效率会降至无法有效指挥和控制的程度。”这名外交官承认，“反对派有我们的电话号码……我们对地面战场有更好地了解。”

当20日夜幕降临的时候，的黎波里城内众多清真寺通过广播宣布开始“斋月小吃”，这是反对派支持者事先约定的行动暗号，“沉睡者”醒来了。第二天，也就是21日早上6点左右，政府军与反对派武装在的黎波里东部郊区激烈交火，突然一支200多人组成的突击队加入反对派，他们是从米苏拉塔出发、由东线海路潜入的增援部队。

反对派发言人贾布里勒说，这次里应外合得到了北约配合，“美人鱼”的行动代号正是从海上登陆的含义。

“卡扎菲倾全城兵力，把的黎波里变成大陷阱。街面上任何战役都可成为极度血腥的历史。”英国简氏信息集团中东和北非地区防务与安全顾问戴维·哈特韦尔曾如此预言。现在看来，这样的描述有些可笑。

反对派攻入首都中区的突破来自西线。21日下午，来自扎维耶的数千武装人员自西向东挺进，他们要面对的敌人是卡扎菲最精锐的部队32旅，但出人意料的是，政府军的抵抗并不强烈，军事防备远不如外界想象的那样强大。

“我们干得很不错，政府军才像是卡扎菲所说的老鼠，到处逃窜……”此后这一路武装再没有遇到像样抵抗，直到当天深夜“轻松拿下”绿色广场。

当地时间8月22日凌晨，美联社记者带着点儿纳闷地报道说，他跟随来自扎维耶的反对派军队一路冲进的黎波里，“整个过程根本就没有碰到什么像样的抵抗，反而看见沿途大量市民的热烈欢迎和奋勇参战。”

事实证明，政府军和民众对卡扎菲的忠诚度看来也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高。早在西方开始军事打击之初，卡扎菲就打开军火库，向民众发放武器，希望全民皆兵。现在看来，不但守卫首都的政府军抵抗无力，民众也未对反政府武装作有效抗击。

“后卡扎菲时代”的权力斗争

在利比亚反对派武装中，有一支以“的黎波里旅”命名的部队。“的黎波里旅”于今年4月在班加西成军。他们要么长于的黎波里，要么在那里有家人。由于对首都的熟悉，他们率先冲进了的黎波里。

“攻下的黎波里以后，我和部队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设立检查站，解除包括其他反对派组织在内所有人的武器，否则这里将有一场血拼。”“的黎波里旅”的指挥官胡萨姆·纳贾伊尔说。在他看来，反对派各武装都想控制的黎波里，当前最需要秩序。

纳贾伊尔的一番话道出不少反对派成员的忧虑。一旦推翻卡扎菲的共同目标得以实现，“后卡扎菲时代”的权力斗争可能无法避免。

反对派内部山头林立，各自为战。他们一般自称“来自某村庄”的武装，从不自

称“利比亚反对派”。外国记者想赴前线采访，必须获得控制战线特定区域反对派武装的许可。不同武装之间较少协作，甚至相互“鄙视”。

纳贾伊尔曾抱怨，在进攻的黎波里的关键战役中，他们获得友队帮助最少。来自西部山区和米苏拉塔的反派武装则认为，他们应该在新政权中担任“最重要职务”，理由是出力最多，承担大部分作战任务。在西部反对派武装眼中，来自东部班加西的反派如同“外来者”，处理一些“行政事务”，向友队发放武装和补给时经常拖拉。

反对派内部既有宗教组织，也有世俗团体，既有长期对抗卡扎菲政权的铁杆，也有利比亚政局动荡以来倒戈的前政府高官，既有“不打算与西方走得太近”的观点，也有要求获得外国投资的呼声。

美国情报分析公司“战略预测公司”中东部主任卡姆兰·博哈里说，眼下利比亚反对派缺乏一名“获得所有人尊敬”的领袖，这一问题不容小觑。而最耀眼反对派领袖是“全国过渡委员会”主席贾利勒。

贾利勒1952年出生，1975年毕业于利比亚大学阿拉伯语和伊斯兰研究学院法学专业。历任地方检察官助理、法官和上诉法院大法官等职务。2007年至2011年担任利比亚总人民委员会司法秘书（司法部长）。今年年初利比亚政局动荡后，他受命前往班加西与反对派谈判，随后宣布辞职，脱离卡扎菲政权。3月5日，利比亚反对派领导机构“全国过渡委员会”成立，贾利勒任主席。

作为前政府高官，贾利勒在利比亚反对派、利比亚东部部族和利比亚民众中声望较高。不过，对一些希望由“全新面孔”领导国家的反对派来说，贾利勒与旧政权的关联可能成为他的硬伤。

贾利勒对法新社记者说，卡扎菲政权一旦倒台，他将辞去“全国过渡委员会”主席职务，但并没有明确透露下一步计划。

目前，绿色广场已被反对派匆忙更名为“烈士广场”。换名字易，坐江山难。卡扎菲时代的结束并不等于利比亚动荡局势的终结。残余势力的反攻，权力真空的混乱，派别冲突的加剧，将使社会持续动荡。人们希望利比亚不要成为第二个索马里。★

美国“外科手术”打击

1986年，美国精心策划了一场旨在“生理消灭”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的空军和海军航空兵联合空袭行动，五角大楼把此次“斩首”行动总体命名为“草原烈火”，它是现代世界战争史上第一次“外科手术”式精确打击。

在前后不到12分钟的时间里，美机共倾泻了100多吨炸弹。摧毁了预定的5个重要军事目标。此外，还摧毁了利军5个防空雷达站，炸毁14架军用飞机，炸死炸伤700人。当天晚上，卡扎菲因故住在兵营另一帐篷里。卡扎菲的两个儿子重伤，一岁半的养女被炸死。

利比亚与乍得的“丰田战争”

1980年12月至1987年9月，利比亚由介入乍得内战开始，演变成了一场同乍得国家之间的战争。

卡扎菲当时拥有全球机械化程度最高的陆军装甲部队，和在非洲首屈一指的战斗轰炸机，却惨败于乍得只装备皮卡和轻型反坦克导弹的游击队。

战争使得利比亚军队遭受极大损失。根据美国的统计，利比亚损失了十分之一的部队，7500名士兵死亡，价值15亿元的军事装备被摧毁。